

世界文豪书系



歌德文集

GEDE WENJI

3

河北教育出版社

歌 德 文 集

第三卷

长 诗

杨武能 刘硕良 主编

袁尚英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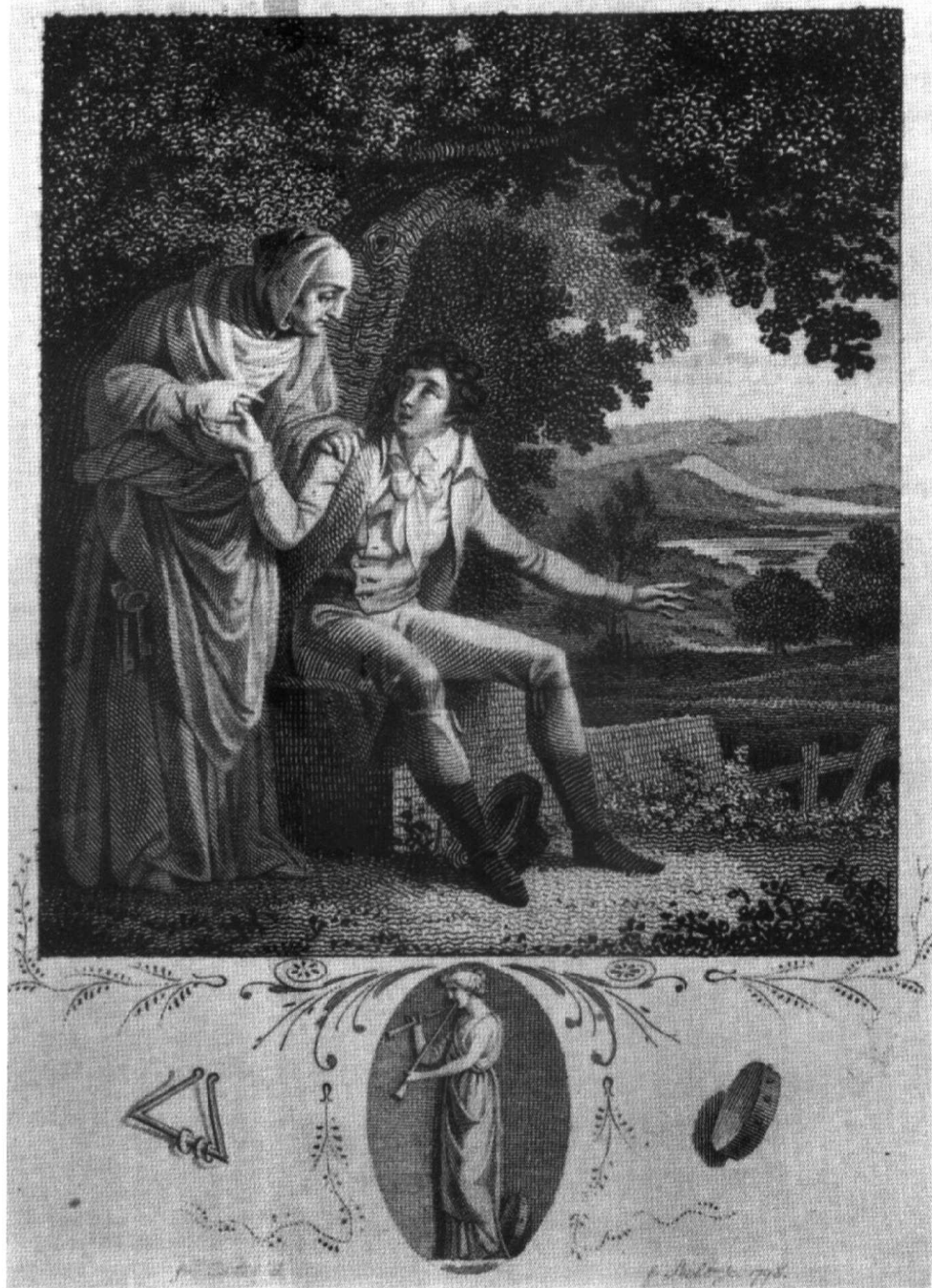
晚年歌德着色素描肖像。K·A·施
维德格布绘于歌德逝世前两个月



《列那狐》插图（第四歌）



《列那狐》插图（第五歌）



母亲终于找到了赫尔曼。《赫尔曼与多罗苔》插图（欧忒尔珀）



长 诗

·译 序·

智慧之书 世象之镜

杨武能

歌德的文学创作不但卷帙浩繁，而且丰富多彩，样式繁多。除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游记等等今天仍为人熟知的体裁，他还有两部史诗（Epos），即《赫尔曼和多罗苔》（1796～1797）和《列那狐》（1793），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它们不但曾经受到歌德自己的珍视，被同时代的作家视为杰作，很好地表现了歌德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以及他善于向古代和向民间学习的特点，而且还富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史诗（Epos）可以讲是最古老的体裁之一，例如古印度的《摩珂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代德国文学中的《尼伯龙根之歌》，以及我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等都是。从欧洲范围内来讲，史诗作为一种长期与戏剧并立的长篇叙事体裁，其重要地位是到了十八世纪才为当时勃兴的长篇小说取代。

歌德的两部史诗都完成于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即在史诗这种样式已经衰微以后，他却来弄这种老古董，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说来很多。

首先，因为歌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文风鼎盛、人的灵和肉都得到充分尊重和发展张扬的古希腊及其文明怀着深深的憧憬。在《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早年的成名作里，主人公不是一再地提到古代的盲诗人荷马，并对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一些情景无比向往吗？保存着古代文化遗迹的意大利，承继着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意大利，不是始终被他视为精神故乡吗？仿照荷马史诗的体裁进行创作可以说是他在特定情势下对精神家园的一次访问。

其次，1793到1797这些年，德国和欧洲正处于法国大革命后爆发的战乱之中，身为魏玛大臣的歌德还不得不随他辅佐的年轻公爵出征，目睹种种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景象，身心不堪困扰。这就是上面讲的“特定情势”，它使得歌德越发地向往古代希腊罗马的和谐、宁静。正如他为医治内心的创伤，克服精神的危机，曾经不只一次以写《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样的作品进行“忏悔”一样，他创作《赫尔曼和多罗苔》等两部叙事长诗，也是要逃避现实的纷扰，到古代的诗的世界里去求得精神的安宁。一些年以后，为了逃往宁静和谐的东方，他又创作了《西东合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时，为达到精神上“宁静致远”的目的，在古代以讲述神和英雄的故事为内容因而被视为最高的文学样式的史诗，在歌德看来自然再适合不过了。

再者，由弗斯翻译的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1793）和《奥德赛》（1781）的出版，以及弗斯创作成功被称为“现代牧歌”的史诗体作品《路易赛》的受到好评，还有歌德自己接触到了下面将会讲的所需素材，并且得到席勒等友好的鼓励支持等等，也是促使歌德下决心用史诗的格式进行创作的外因。

细读《赫尔曼和多罗苔》和《列那狐》，我们发现歌德对古希腊史诗的学习和运用确实十分成功。

两部作品都采取了徐缓，平稳的扬抑抑格六步诗体，章节和段落整严，各个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叙述的用语里充满了独特的形容词和比喻，需要强调的话不避重复，特别是《赫尔曼与多罗苔》还采用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的名字作为主篇名等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古朴，凝重，庄严的希腊史诗风格。只不过旧瓶装新酒，两部史诗都没有再以神和英雄为主人公，而是一部换成平凡的市民，成就了一曲讴歌和平、宁静的家庭生活的“现代牧歌”；一部换成森林王国中的各种动物，成就了一部隐射人类社会、揭露人类种种天生的弱点，特别是鞭笞统治阶级的虚伪、愚蠢和贪婪的动物叙事诗。

至于两部作品的题材和故事内容，它们同样并非歌德自己的创造或者虚构，而也应该讲是他善于学习的结果。

《赫尔曼和多罗苔》的故事，主要取自葛津编著的《萨尔斯堡大主教领地路得教徒遭逐和迁徙全史》(1734)。在这部出版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书中，记载着德国南部的埃廷领地一个富裕人家的青年慧眼识金，相中了流徙队中的一位品貌非凡的姑娘，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和她结为眷属的故事。歌德在使用这个素材时作了关系重大的改变：故事发生的时间改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久，地点改成了德国中部莱茵河右岸的某个小城，也即歌德故乡法兰克福的附近，而流亡者们逃避的也不再是宗教迫害，而是在击溃普奥干涉者后乘胜挺进的拿破仑大军。故事的主人公虽然大致还是那些，然而经过歌德的精心安排，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却富有了更多的典型性和戏剧性：儿子看中了姑娘出众的容貌举止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行，父亲却一心要给他取一个富有的妻子。父子二人因此争执不下，最后

好不容易由一位聪明的神父出面调解和仲裁，才终于达致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歌德所作的上述改变，特别是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赋予了作品以突出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如他 1796 年 12 月 5 日致好友迈耶的信中所说，是“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里纯人性的东西，放进史诗的坩埚里使其与矿渣分离，同时从一面镜子里反映出世界舞台上的剧烈动荡和巨大转变。”

歌德以史诗的格调写成的“现代牧歌”《赫尔曼和多罗苔》确实做到了这点。它让我们以小见大，体察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个德国小城中的社会风情；只不过，作者对革命引起的动荡和变更的态度和立场，却显然是消极的。他之所以尽情描绘小城环境的宁静优美，小市民家庭生活的和睦温馨，都为了反衬出革命所引起的动乱的可恶，所造成的流亡的不幸。在史诗的第六歌中，更通过一位老村长之口，直接道出了对革命的失望和反感。

歌德这一常为人们诟病的对法国大革命消极态度，在《赫尔曼和多罗苔》里反映得还算比较含蓄，更直接和明显反映是在稍早完成的剧本《市民将军》和《激动的人们》以及《威尼斯警句》的一些诗句里。例如他曾写道：

法兰西的不幸大人先生是該好好思考，

然而更应该考虑的还是小民百姓：

大人物完蛋了，谁保护民众不遭

民众压迫？须知民众已成民众的暴君。

这段警句以及上述作品中表现的对于革命的恐惧情绪，在与歌德同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就歌德而言，可以

说是他在德国的鄙陋环境中，在魏玛宫廷的狭隘圈子里所染上的庸俗气的反映。可是尽管如此，并未减少他的《赫尔曼和多罗苔》在艺术上的成功，并未妨碍它成为一部杰作，受到了包括史雷格尔兄弟，威廉·洪堡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弗朗慈·梅林在内许多杰出人物的推崇和称赞。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说它“是一部以大手笔写成的完美艺术品……一部充满着宝贵的智慧和德行的杰作。”弗朗慈·梅林则称赞它虽篇幅不大，却“出类拔萃，有着荷马史诗似的质朴简洁，比那种一味追求猎奇冒险的浪漫主义实在高明得多！”

《列那狐》的故事取自一些几百年来流传在欧洲，特别是荷兰和法国的民间史诗或者说叙事诗。这些诗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主人公都是一只极端狡猾的狐狸，而狐狸的对手则是一些同它一样在狮子大王统治下的动物，诸如狼，熊，猫，兔，乌鸦等等，所以也就叫动物史诗（Tierepos）。经过传轶翻译，一部原文为法语的《列那狐传奇》终于在1752年有了比较权威的高地德语（相当于标准德语）散文译本，译者乃是当时富有盛名的文学家歌特舍特。四十年后的1793年，歌德就以此散文本为依据，完成了这部他自谓“介乎于翻译和改写之间”的史诗体《列那狐》。

和《赫尔曼和多罗苔》一样，《列那狐》同样采用的是扬抑抑格的六步体，既基本上保留了民间史诗的格律和韵致，又注意适应德国现代读者的欣赏需要而避免泥古，因此读起来十分地清新自然，抑扬顿挫，琅琅上口。

故事情节完全没有改动，矛盾冲突仍旧围绕着狐狸的被控告、遭审判，以及它一次又一次地替自己巧言辩解、化险为夷地展开和激化。这个狡猾的坏蛋成功地利用狮子大王的昏庸和贪

婪，不但战胜了愚蠢的对手，而且最后平步青云，当上了狮王朝中的宰相。在把这个人类世界司空见惯的故事娓娓道来的过程中，一个个角色的形象和个性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鲜明生动，令人叫绝。

由于上述的这些优点，歌德的《列那狐》便在德语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版本。

不言而喻，跟世界文学史上所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杰作一样，歌德的这部长篇叙事诗也绝非游戏之作，而是富有深刻的寓意，有着永远的现实意义和讽喻作用。而且，这样的意义和作用似乎并不限于对歌德时代封建落后的德国，也不限于对一小撮的反动统治者，而是也可以用来观察今天的人、事和社会现象，发现在我们周围仍然活动着一些个狐狸、狼、熊和狮子。要知道，歌德通过《列那狐》这部作品，所暴露和嘲讽的乃是人类身上的某些劣根性，某些永远难以更易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比起《赫尔曼和多罗苔》来更可以称作“一面镜子”，无怪乎歌德自己要视之为一部“非神圣的世俗的圣经”，对它异常珍爱，虽然它只是他的翻译和改作而非原创。

综上所述，把这两部史诗或曰叙事长诗作为代表作选入我们的《歌德文集》，应该说是完全有道理的。它们不只使读者认识一种在世界文学史，特别是欧洲文学史上曾经地位显赫的体裁，而且也让我们体验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情，甚而至于更好地认识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自身。

1998年11月15日 四川大学

目 录

译序·智慧之书 世象之镜·····	杨武能	(1)
-------------------	-----	-------

列那狐(共十二歌)

第 一 歌	(3)
第 二 歌	(22)
第 三 歌	(42)
第 四 歌	(72)
第 五 歌	(94)
第 六 歌	(116)
第 七 歌	(149)
第 八 歌	(170)
第 九 歌	(197)
第 十 歌	(228)
第十一歌	(266)
第十二歌	(301)

赫尔曼和多罗苔

卡利俄珀·····	(335)
特尔普西科瑞·····	(353)
塔里亚·····	(374)
欧忒尔珀·····	(383)
波利希姆尼亚·····	(403)
克利俄·····	(422)
厄拉托·····	(448)
墨耳波墨涅·····	(465)
乌拉尼亚·····	(474)

列那狐

(共十二歌)

袁尚英 译



